嬴政加冕诛叛逆

秦始皇（公元前 259— 前 210 年),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，他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同时他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以残暴闻名的君主。

秦国统一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，从秦穆公（公元前 659— 公元前 621 年）开始，秦国的力量就逐渐强大，秦穆公称霸诸侯很长时间，吞并了十二个诸侯国，独霸西戎，其后虽国力稍弱，但是整体上仍然有相当强大的实力。七国争锋，群雄蜂起，秦国在这残酷的争夺中实行连横的方法，各个击破，六国闻风丧胆。秦孝公（公元前 361 年一公元前 338 年）用商鞅的变法主张，遂使国力大增，成为七国中最为富有，也最有战斗力的国家。秦国在群雄争斗之中逐渐具备了统一的条件。到了秦始皇，终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。

秦始皇名为嬴政，他的身世扑朔迷离。他的父亲是秦庄襄王。庄襄王小名叫异人，年轻时，曾经作为人质到赵国。当时秦国是个强国，为了取得诸侯的信任，常常将自己的大臣和皇室成员送到别国做人质。

异人到了赵国，一个人在异国他乡，常常孤零零地喝闷酒。这时赵国有一个大商人，家资万贯，在赵都邯郸颇有名声。这就是吕不韦。吕不韦在一个酒店里看到了这个长相标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致的小伙子，就和他攀谈起来，问起他的家世，异人一开始没有跟他道出家底，只是说，是外国人，到赵国有要事办理。

吕不韦一生行走江湖、读书、结交朋友，有丰富的阅历，为人老辣、练达，他一见到异人就知道这小伙子不是一个简单人，于是就主动和他接触。而异人远离祖国，愁肠百结，遇到一个江湖知己，也极为珍视，两人一拍即合，成了一对忘年的好朋友。后来，吕不韦渐渐了解了异人的身世，就为他未来在国家的地位操心起来了。吕不韦心里清楚，要是这小伙子日后当权，我可就是他的第一谋士了。所以对他的事格外热心。

从此以后，异人常常到吕不韦家里去玩。吕不韦有很多妃子，其中有一位歌妓赵姬，是吕不韦用重金从赵国购得的，长得袅袅婷婷，楚楚可爱，吕不韦很是喜欢。自从这女人到了吕家，吕不韦日日和她混在一起，常常连做生意都忘记了，这样赵姬到吕不韦家时间不长，就有了身孕。

异人常出入吕家，吕不韦常常让赵姬给他们唱歌跳舞，吕不韦注意到异人一看到赵姬时，脸色马上就变了，满脸通红，知道他在心中已经喜欢上赵姬。一天晚上吕不韦睡在床上，想来想去，一个主意从他的脑子里蹦了出来。

这天晚上，吕不韦和异人在一起喝酒，酒至半酣，吕不韦让赵姬出来劝酒，异人对这女子早有意，见她走到身前，香气扑鼻，酥胸袒露，早已三魂掉了两魄，不知不觉之间就和她眉目传情起来了。吕不韦见状，假装没有看见，到旁边去歇息，一会儿鼾声即起。见吕不韦已睡，异人目迷心荡，就用手去揽那纤腰，那女子也半推半就，成其好事。

这一幕完完全全在吕不韦的眼中映现，他哪里是睡觉，而

是半闭着眼，窥视着他俩的情况。此刻吕不韦忽然跳到他们的身后，大喝一声：“你俩在干什么？”差点没把他们的魂吓掉了。只见赵姬把异人一推，抄起长裙裹起身子，哭着往里屋逃，边跑边嚷着要主人给她作主，想不到异人竟会干出这种事来。这时异人傻了眼，任你有一百张嘴也无法讲清，不得不认输，他扑通跪倒在吕不韦身前。

吕不韦冷笑道：“我与你是朋友，待你如此好，你竟然敢欺负我的女人，好大胆！”

异人求饶，吕不韦说：“要我饶你也不难，你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。”

异人说：“除了死之外，什么条件都可以应允。”

不韦道：“第一，你必须纳此姬为正室；第二，此姬所生的孩子，必须立为太子，未来由他来继承你的王位。”异人一一答应。

于是，不韦将那赵姬叫出，让她和异人相拜，结为连理，并赠给他们华丽的车子和豪华的客馆，将他们安顿下来。他们二人如胶似漆，在一起好不快乐。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不知不觉间就过了几个月，赵姬的身孕也越来越明显了，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赵姬产下了一个男孩，这孩子出生的时间正好是正月初一，因取名为政，姓赵，就叫赵政。人们都来贺喜：“恭喜先生得一贵子。”但是，异人心里就是提不起兴致，他知道，那不是自己的儿子。

第三年，秦国和赵国失和，邯郸被围，赵国想把秦国的人质异人杀了，多亏吕不韦帮忙，将他二人救出，这才顺利地回到秦国。

异人回到秦国后，不久继任为王，是为庄襄王。庄襄王

想：没有吕不韦也就不会有他今天，他对吕不韦非常感激，于是就兑现了他当时对吕不韦的承诺，以吕不韦为宰相，并加封为文信侯，将河南洛阳一带的土地赐给他，让他享用那里十万农户的供养。

庄襄王让儿子改姓为嬴。嬴政十三岁时，庄襄王去世，他被立为秦王政。但他这时并没有掌握朝廷大权，大权完全落在吕不韦身上，并被称之为“仲父”。这时吕不韦高兴的心情真是没法说，不仅在嬴政未亲政的时期，他总揽大权，即使以后嬴政亲政，这江山仍然是我吕家的，因为这嬴政就是自己的骨血，他想不到一个商人，本没有显赫的家世，如今却有如此荣耀。于是，他做起事来就更卖力了。而这时被立为太后的赵姬，很年轻就丧失了夫君，只好一心抚养孩子，让他日后有所作为。

吕不韦看到太后——他以前的爱妃心情不好受，就常常在公务之余去陪她，于是他们之间的旧好又续上了。

又过了几年，吕不韦也老了，赵姬这时只不过三十多岁，渐渐地对吕不韦也不满意了。这时一个壮汉子，名字叫嫪毐这本是咸阳城中的市井无赖，后来投到吕不韦的门下，很得吕不韦的赏识，就推荐他到太后的宫中做太监。太后一看这小子长得五大三粗，就舍不得将他净身，她串通了负责执行削势的官员，将他的头发和须眉都剃掉，而保留他的势，从而成了太后的贴身太监。

他每天来到太后面前，服侍她，不久就上了太后的床，名义上是太后的太监，实际上成了太后的情人。对于这一点，吕不韦也看得很清楚，怎奈岁月不饶人，他也只能空留感叹了。太后为嫪毐谋得了长信侯的封号，享尽了荣华。

这时嬴政已经长大了，太后与嫪毐怕嬴政知道他们的勾当，会惩罚他们，想躲到一个清静的地方，消消停停地干他们爱干的事。两人在一起密商，买通卜人，假说现在所住的宫中不利于母后，应该迁出来躲避灾祸，嬴政也不知其中有诈，就同意将太后迁到雍宫，从此太后就离开宫廷，和嫪毐在雍宫一起生活，好不快乐。

嫪毐是一个小人，突然之间得了这么大的恩宠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他看到太后是越来越离不开他了，雍宫中的一切事情都由他说了算，时间一长，他的骄纵习气被培养起来。他不满足目前的所得，不甘心自己久居宦官之位，他想夺取秦的江山。太后对他的这一想法也不加反对，这个女人心里想，本来嬴政也不是他秦国的种子，这样做也未尝不可。嫪毐有恃无恐，竟然在雍宫招募军队，准备一朝夺取江山。经过几年的努力，他在秦国的地位简直可以与吕不韦相提并论了，连六国的君臣也想和他攀上关系。

一次，嫪毐与一些朝中大臣喝酒，喝得酩酊大醉，和别人吵起架来，他不问三七二十一，就给一个大臣一拳，并且大骂道“你这个不长眼的东西,你知道我是谁,我是你们国王的干老子，我跟国王的老娘是相好，你们竟敢说我的不好，我，我揍死你们。”大臣们一个个不敢做声。

公元前 238 年，嬴政二十一岁，准备亲政，他觉得朝中大事不能再由吕不韦这类人来总领了，更不能听任嫪毐这样的宦官们为所欲为。他命令大臣们给他准备加冕仪式。

在加冕仪式之前，他照例来到雍宫祭祀祖先。他先拜见太后，又会见了住在雍宫的一些官员，发现人们对这几年嫪毐在雍宫的所作所为颇多微辞。更使他吃惊的是，嫪毐竟然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自称是他的干老子，这不是骂自己又是什么？他还亲眼看到雍宫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一个军事要地，驻扎了很多将士，而这些他都不知道。于是他想问个究竟。

秦王政道“长信侯,寡人忙于国事,太后的事就劳你费心。”

嫪毐道：“服侍太后，是小人的职责，哪里敢说辛劳。”

秦王政忽然之间问道：“听说你近年来招募了不少兵士，你这是派什么用啊？”根本没有预料到秦王政会问这事，嫪毐一时语塞，心想，秦王政一定发现了什么，我可一定要小心啊，他在心里叮嘱自己。

那日秦王政加冕，场面盛大，太后亲自为秦王政戴上王冠，挂上佩剑，一时间鼓乐齐鸣，万众高呼万岁，秦王政心中非常激动，他终于赢得了属于自己的权力，他要给那些不听话的大臣一点颜色看，他要从吕不韦、嫪毐手中把属于他的权力夺回来。这次雍宫之行，使得他进一步弄清了有人的确有反叛之心，尤其他听到人们风言风语，说嫪毐与太后有淫乱关系，一个太监，怎么可能有这种行为呢？他心中实在不解,但是人们传来传去,其中必有原因。他在心里发誓,早晚有一天，他要惩治这个敢于在别人面前乱说的家伙。

就在那天晚上，他忙碌了一天，正准备歇息，忽然有人来报，说是宫中有异常情况，几千士兵正在集结，可能有非常的行动。秦王政一听，心里大为震动，他没有想到叛贼这么快就动手了。

秦王政派一名贴身侍卫拿着兵符快马驰向岐山，调桓齮的部队火速来咸阳救驾,又命令咸阳城内的守军加强巡逻，何人都不得进入他所居住的的蕲年殿。

话说太后和嫪毐早有除掉秦王政之心。那日秦王政加冕以后，太后和嫪毐就没有参加为加冕举行的盛大宴会。回到雍宫，嫪毐急不可待地对太后说：“现在皇帝登基了，他的年龄也大了，从他最近的表现来看，对我们的确存有戒心。我想嫪毐与其以后为其所制，还不如现在就动手，因为皇帝这两天正忙着他的加冕，天下大庆三天，这正是一个时机。再说，我派人打听，皇帝的部队目前大都不在咸阳，要想调进还需要一定的时间。他虽然拥有强大的军队，但是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。”太后不住地点头，于是二人就商定在当日晚上动手，约定在三更时向蕲年殿进发。

那是一个月光朦胧的月夜，三更天一到，一声令下，几千人马悄悄地向蕲年殿开去，很快就将蕲年殿包围了。

当晚，秦王政并没有离开蕲年殿，被嫪毐的部队包围的时候，秦王政登上了高台，远远地质问：“嫪毐，这么深更半夜，到这里来做甚？”

嫪毐上前，略略地欠了一下身子，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，说道：“皇帝加冕，我怕宫中有事，特来保护。”

秦王政说：“哦，你是来保护的，我还不知道，是谁让你到这里来的？”

嫪毐不慌不忙地拿出一纸文书，说道：“这是太后的诏书，她命我来宫中保护，岂能有假？”说罢，将太后的诏书高高地举起。

秦王政哪管他这些，命令众将士上前捉拿凶犯。嫪毐也是有备而来，遂命令随从向秦王政射箭，一时间箭像雨点一样向秦王政射去。但是一转眼，秦王政不知何处去了。双方一阵混战，早有人将秦王政护送出宫，秦王政所调入的部队

也已经到来，将嫪毐的部队团团围住。

嫪毐的部队渐渐抵挡不住了，嫪毐一看大势不好，就带领数百贴身随从，夺路而逃。叛军一看他们的主子逃跑，就全部投降。秦王政当下就宣布，悬赏五十万两银子，要嫪毐的首级。要是能够活捉，再加五十万两。

嫪毐率领小股人马只顾逃命，正想稍微歇息一下，不想后面有追兵到来。原来秦王政悬赏的命令一下，很多人马上行动起来，到处寻找嫪毐的下落。他的随从中间有人听说秦王政有如此高的奖赏，也动了心，就串通了几个人，将其生擒，押往咸阳。

秦王政传下命令，将嫪毐车裂于东门之外，他全家也尽被抄斩，的门客和参与叛乱的一律斩首。而那些和嫪毐有关系的人也受到牵连，这里最显赫的人物要数吕不韦。秦王政念他对国家的贡献，就没有处以刑法，但是革去了他的宰相之职。勒令他退休，回到河南去养老。

吕不韦回到老家以后，闭门不出，静心养神。但是，晚上经常做恶梦，他没有想到他的亲生儿子是这样的刻毒。反叛当然应该处罚，但是用这样残忍的手段来杀他，而且株连了这么多人，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。这样也好，自己远离官场，也落得个清静。但是秦王政却不让他有这份清静。

秦王政想，吕不韦一生功勋卓著，有雄才大略，在秦国的宫廷有无尚的权威，自己一个二十多岁的毛孩子哪里是他的对手。况且现在自己的脚跟根本没有站稳，吕不韦稍稍一动，他就有可能彻底失去自己的皇位。想到此，他不禁打一个寒颤。尤其他听到别人在议论，他有可能是吕不韦的儿子，太后本来就是吕不韦的爱姬，这些传闻使他非常痛苦。秦王

政是个无情的人，他不能让别人玷污自己的名声，即使这真是他的父亲，如果会影响自己的身誉，他也会毫不留情地把他除掉。

一个残酷的计划就这样开始实施了。他派人到河南吕不韦的老家监视这位老臣，看他在那里有无异常的行动。一天，他派去的人送来消息，说是许多原来的诸侯国的人纷纷到那里去探视他，他们在一起谈得非常投机。秦王政听到这一消息，如雷击顶。他断定，吕不韦一定是和诸侯们在一起密谋反对他，他咬了咬牙，认定现在必须除掉他，不除掉他，自己的皇位也就坐不稳了，他正式下令对吕不韦动手。

过了几天，吕不韦接待了秦王政的使者，这位使者带来了秦王政的命令。那人一见到吕不韦，就说道：“秦王政差我送来御书一封，请大人过目。”说完，那人就离开了吕不韦的住所。

吕不韦已经觉察到这一定是个不好的消息，他打开信一看，几行他熟悉的文字跳入眼帘：“君何功于秦而封河南，食十万户？君何亲于秦而号称‘仲父’？速与家属迁居蜀中。”

这实际上是一个流放的诏书，吕不韦读罢，不禁老泪纵横，想到几十年来为秦国的事业费尽心机，如今落得一朝天子这样的评价，心里酸楚万分。他不恨自己老而无用，他恨秦王政这小子心太狠，他让我到蜀地去，蜀地有万里之遥，路途艰难，以我老朽之躯，如何能去？他的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“死”字，对，这小子让我去蜀地是假，让我去死是真。

当天晚上，吕不韦沐浴完毕，换上新衣，让家人备上酒菜，他对着月光，自斟自饮，边饮边唱着凄凉的歌曲。家中人看到这样，知道他心情不好，劝他不要再喝了，但是他仍

然是一碗又一碗。喝着喝着，又痛哭起来，说道：“异人老弟，你等等，我来了。”于是拿出一包毒药，放到了酒中，一饮而尽。

秦始皇除了两个心头之患之后，就开始向外出击。秦王政十七年（公元前230年），出兵消灭了韩国；十九年，又派遣大将王翦灭赵，俘虏了赵王迁；二十二年派遣大将王贲消灭了魏，俘虏了魏王假；二十四年又命令王翦率领部队去灭了楚，俘虏了楚王负刍；二十五年又命令王贲去灭了燕，俘虏了燕王喜；二十六年，又消灭了齐国。这样六国都先后为秦国所灭，实现了秦国几代国君想要达到的统一中原的目的。这时秦王政意气风发，踌躇满志，似乎天下没有他不可战胜的对手，他跃马挥鞭，似乎山山水水也可以任他指点。

于是，秦始皇颁布命令，改天下名号，正式确定称秦王政为“皇帝”。古代有天皇，有地皇，有泰皇，又有五帝，而他一人的功绩胜过这些先前的一切。“皇帝”的称呼表明了他挥指天地、囊括古今的气势。他采用大臣越宿的奏文，将皇帝的文书称为“诏”，皇帝自称为“朕”，从而确定了皇帝至高无尚的地位。他称自己为“始皇帝”，意思是说从自己开始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，千秋万代，永远是自己家的天下，这就是“秦始皇”的含义。

荆柯仗义刺秦王

秦始皇的事业如日中天，他在消灭六国的过程当中，也受到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，由于他并非是靠仁义来兴邦，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，对列国做了很多丧天害理的事，六国的军民都非常恨他，都想消灭这位暴虐的君主。这时出现了许多刺客，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，不惜铤而走险，荆柯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。

荆柯出生在战国末年的卫国，他从小就热爱读书，广交朋友，为人正直，好打抱不平，认识他的人都非常敬重他，称他为“庆卿”。后来他到了燕国，燕国人知道他的为人，就尊他为“荆卿”。

荆柯从小就开始习武，他非常喜欢练习击剑，十几岁的时候，就练得一手好剑术，他舞起剑来，飕飕冷风起，闪闪寒光飞，在卫国时，他的剑术就号称第一，到了燕国，也没有他的对手。

荆柯的朋友很多，他最好的朋友要数燕国都城中的一个杀狗者高渐离。高渐离可以说和他气味相投。他会伍剑，高渐离会击筑，他俩一高兴，喝过了酒，一个舞剑，一个敲筑，在大街上耍弄起来，引来无数喝彩声。有时高渐离敲筑，荆柯就和着筑声唱起来，唱着唱着，两个人都哭了起来，于是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放下自己手中的东西放声大哭，他俩哭得痛快了，又擦擦眼泪，旁若无人地走了，人们都觉得这两个人很奇怪。

荆柯非常喜欢读书，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诸子百家，无书不读。他读书懂得了很多道理，也使他知道治理国家要靠仁义，而不是靠武力。当时燕国有一位名士叫田光，对他非常赏识，觉得他能文能武，将来必有大成。

话说当时燕国的太子丹在赵国作人质，和一个叫做赵政的人关系很好，两人从小在一块儿玩，结下了很深的友谊。这个赵政，就是后来统治秦国的嬴政。太子丹回国后，赵政也回到国内，他们各为其主，赵政后来做了秦王政，改姓嬴。

丹和政一别悠悠，音信杳然，二人都很思念对方。但是，战国时期，列国争雄，残酷的争夺战胜了人们之间纯朴的感情。燕国和秦国发生争执，进而也引起战争。秦国当时的国力越来越强大，而燕国则是越来越弱小。秦国和燕国打起仗来，燕国自然不是秦国的对手，为了和对方议和，燕王就让太子丹到秦国做人质。想利用丹和政的关系，实现两国之间的和平。

但是，权力戕害了人善良的感情，政这时已经是秦国的国君，他全不念和太子丹的旧交情，对太子丹很不好，多次侮辱太子丹，说太子丹未来只能到秦国当俘虏，这大大地刺伤了太子丹。

太子丹回到国内之后，合计着报秦王政侮辱之仇。秦国这时不断向外扩张，企图征服天下，他们攻打了齐国和楚国，并且在燕国的边界陈兵数十万，伺机消灭燕国。燕国国君知道不是秦国对手，国内一片惊恐，太子丹也忧心如焚。

太子丹有一位老师叫鞠武，很有深谋远虑，在国内有很

高的声望。太子丹前去请教他，鞠武对太子丹说：“我们燕国若是与秦国开战，就如同以卵击石。如今的秦国据山河之险，雄视诸侯，其势不可挡。”

太子丹一副焦躁的样子，说道：“难道我们燕国就只有坐以待毙了吗？”

鞠武说：“让我们慢慢再图办法。”鞠武理了理自己的长须，说道：“我有个朋友叫田光，也许他能帮你忙。”

太子丹迫不急待地请老师为他引荐，老师答应了。当鞠武请田光帮助他的学生时，田光欣然应允。一天，田光主动来到了太子丹的住所，太子丹一见是田先生亲自到来，忙迎出太子宫。宾主坐定，太子丹说：“燕国和秦国势不两立，如今秦国有虎狼之心，他在燕国边界上陈兵，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，秦国早晚要打我们燕国，我们燕国又不是秦国的对手，我正为这事焦虑，请先生指教。”

田光说：“老夫不才，不能帮您成大业，但是我有一个朋友，也许能帮你做点什么。”于是就向太子丹介绍了荆柯的情况。

太子丹听后，眼中闪着光芒，他想，这个荆柯也许就是我们燕国的救星。于是田光就答应先去到荆柯处疏通疏通，看他是不是愿意帮这个忙。太子丹亲自将田光送出门外，再三叮嘱：“与先生所言之事关系重大，决不可为外人道也，若事情泄露，那我们燕国真要成为秦国的鱼肉了。”

田光年纪大了，弓着腰去见荆柯，向他说明了来意，荆柯是个爽快人，又富有正义感，就满口答应了。他说道：“秦王政不但是太子的仇人，也是燕国的仇人，我早就对秦王政的不义之举恨之入骨，这正给我一个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。”

田光听他这么一说,非常感动,就说道“你既然愿意去，那我死也瞑目了。”荆柯大为吃惊，问道：“先生何出此语？”

田光说：“这事非同寻常。我和太子告别时，太子让我千万要保密，他说得对。但我曾经听人家说，年纪大了做事不要使人怀疑，今天太子对我说这话，证明他对我还是有点疑心的，那是关系到人的品质的大问题啊！我打算用死来证明我的品质。”

荆柯一把扶住田光，恳求他：“先生你可千万不要存此想法啊，太子不是不信任你，而是觉得这事实在重大……”

田光说“你不要管我,快快去见太子,就说我已经死了。”

荆柯不愿意走，田光就把他向外面推，荆柯含泪告别了田光，他刚走，田光就拔剑自刎了。

荆柯听到一声倒地的声音，立即转身回来，只见田光已经倒在了地下，血从他的脖子汩汩地往外流。他面对田光的尸体发誓，一定要杀死秦王政，为天下人报仇，也不辜负田光的嘱托。

荆柯来到太子丹的住所，太子丹问他：“田先生为什么没有和你一道来？”

荆柯哽咽着告诉刚才所发生的事，太子丹听后，痛哭流涕，他跪倒在地，只是哭，不说一句话。荆柯也不住地抽泣，太子丹跪行到荆柯身边，拉着荆柯的腿，说道：“先生之死，对我的打击太大了，我让先生保密，并不是怀疑他不能够保密，只是强调事情的重大，哪知先生是这样的节义之人，以死来表明他不泄露秘密的态度，……”

太子丹这时突然停止了哭泣，他仍跪在荆柯面前，叩谢他对自己的帮助，荆柯赶紧将他扶起。太子丹说：“当今之世，

天下大乱，秦国志在吞并诸侯，秦王政不除，天下怎得安宁！我一直想找到一位有智慧有勇气的人，替天下人也替我除了这个恶魔，秦王政一除，秦国群龙无首，诸侯各国一起出动，消灭秦就有了可能。我听田先生说，先生正是这样的人，你要是能除掉秦王政，田先生的在天之灵也会得到告慰的。”

荆柯说：“田先生已经对我说了太子对小人的厚爱，此事关系国家兴亡，也是我早已有之的想法，太子既然如此看重，我自当不能袖手旁观。我愿以八尺之躯，报效我的国家以及太子和田先生对我的信任。”

太子丹闻言大喜，他们开始了紧张的准备。太子丹给荆柯造漂亮的房子，送昂贵的礼物，在他出使秦国之前让他享受人间最好的东西，并封荆柯为上卿。并每天都派人送去精美的酒食，还常常亲自陪他到郊外出游。太子丹将自己的千里马也给了荆柯，荆柯跃马飞奔，但见那马扬蹄嘶鸣，跑起来像腾云驾雾一样，荆柯说：“这真是好马，此马恐千金也难买。”

太子丹说：“不瞒先生，这匹马是我花一万两黄金从匈奴人那里买来的，整个燕国找不出第二匹。我以为先生才是这马最合适的主人。”

太子丹的这番盛意，荆柯一一接受，不加拒绝。这时，秦王政更加嚣张，他们打到了赵国，将赵国的土地占为己有，并且打到了燕国的北部边界。太子丹慌忙去找荆柯，荆柯说：“你不来找我,我也要找你了。”

太子丹说：“燕国危在旦夕，不可迟延，我看我们很快就要行动。”

荆柯说：“此事实在重大，我想要两样东西。”

太子丹说：“只要我能弄到的，一定会找来给你。”

荆柯说：“第一件是一把匕首，这匕首不但要锋利无比，而且要淬以毒药。”

太子丹说：“这不难办，我很快就派人弄到送给你。请问这第二件？”

“这……这”,荆柯抓抓头,说道：“我实在不好说,说了太子丹请不要怪罪我。”

太子丹说：“但说无妨。”

荆柯说：“我想得到秦国大将军樊於期的人头。”

太子丹听了这句话，惊得目瞪口呆，低着头，半天不开口。

荆柯说：“太子若是为难就算了。我不是要害樊将军,我想，要是到秦国见到秦王政，必须得到他的信任。樊於期本是秦国的大将，因和秦王政有仇恨才逃到我们燕国来，我听说秦王政以一千斤的金子来买他的人头。我反复想，这恐怕是我唯一能使秦王政相信的办法了。”

太子丹说：“樊於期是忠义之士，人家有难来投靠我们，现在我怎么好加害于他呢？”

荆柯知道太子丹不会忍心杀樊将军，就私下里悄悄去见樊将军。对他说：“秦王政对你也真是做绝了,不但杀光了你的全家老小，而且还悬赏千金来购买你的人头，真是太毒辣了。”

樊於期仰天长叹,流泪说道：“可不是吗,每当我想起这些，就恨得咬牙切齿，我不知什么时候能报这深仇大恨。

荆柯说：“在下倒有一计,既可报将军之仇,又可解燕国之难,你看如何？”

樊於期跨步走到前面，一把拉住荆柯的手，说：“有何妙计，快快说来！”

荆柯说：“我就直说了，我想借将军的人头去见秦王政。秦王政朝思暮想要得到你的人头，他见到我提着你的人头，一定会相信我，就有可能接见我。我只要有机会接近他，就拔出藏在身上的匕首，有把握将他刺死。要是真能这样，燕可救，仇也可报了。我实在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，请先生饶恕我的直言。”

樊於期听他这么一说，非但没有责怪荆柯，反而跪到了荆柯的面前，将右手掳了起来，使劲地攥紧拳头（这是古代的一种风俗，表示扼腕的意思），对他说：“壮士所言正是我所想，我能以自己的生命为刺杀秦王政做一点贡献，真是万死不辞。”

樊将军说罢，一把撕开自己的衣襟，一刀插进了自己的胸膛。荆柯双手抱起他带血的身体，樊将军微笑地看着他，荆柯在他的耳边轻轻地对他说：“是我害死了你，多谢了将军！将军你先去，我把事情办好就随你来。”

太子丹听说樊将军已死，急往荆柯处，伏在将军的尸体上痛哭，哀伤得犹如死了自己的父亲一样。事已如此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，他只好命人将樊於期的首级装在匣子里。

这些天太子丹一直在为荆柯寻找一把锋利无比的匕首，后来在赵人徐夫人那里得到了一把匕首，这匕首号称天下第一，他以重金买下，并将毒药淬于其上。荆柯拿到这把匕首，非常满意。

荆柯要出行了，太子丹又给他派了一个助手，这人名叫秦舞阳，是燕国的少年勇士，年纪只有十三岁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